

浙江永康：

持续擦亮“万年上山”文化金名片

应蕾

“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距今11000年至8500年的上山文化是目前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年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的“启明星”。自2008年以来，浙江省永康市已累计发现庙山遗址、长田遗址、湖西遗址等上山文化遗址共6处，是上山文化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其中2010年5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晚期遗址——湖西遗址，现存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是上山文化遗址中动植物遗存（包括稻米遗存）保存最好的遗址，也是彩陶首先发现地，最长环壕和双环壕发现地。2015年，植物考古学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加里·克劳福德（Gary Crawford）观看了永康湖西遗址的考古成果，他认为：“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群具有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

近年来，在永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扎实推进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遗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上山文化宣传力度持续加强，擦亮了“万年上山”这张金名片，也为浙江省建设“重要窗口”增添了更丰富的文化色彩。

积极主动作为 遗址考古工作取得新突破

上山文化体现了东亚稻作文化的起源状态。在距今10000多年到8500年的时间里，象征东亚大陆漫长农耕历史的第一缕炊烟，在钱塘江附近的青山绿水间点燃、飘升、汇聚，再也不曾熄灭。从此，浙江的区域历史迈开了通向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和吴越文明的漫长历程；从此，江淮及华南地区的人类开启了稻作文明的新纪元。

作为上山文化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永康市一直大力推进遗址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新突破。2022年4月，永康市完成了包括湖西遗址等5处上山文化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工作；6月，完成了《考古勘探工作报告》编制工作。目前，基本探明了永康市5处上山文化遗址的整体面貌、四至范围、核心区域构成等情况。

2022年3月至6月，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又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对永康市第五中学西侧上山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夹炭红陶、泥质红陶、平底盘等。10月26日，永康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城街道长恬村长田遗址部分区块进行青苗清理，对金华虹光置业有限公司房产开发项目S9-15-3地块进行探方表层清理，标志着这两处上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同时，针对永康市上山文化遗址群未



湖西遗址全景



发掘现场

进行过主动性发掘，遗址文化内涵不够明晰等短板，2022年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申请了市财政专项资金324万元，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永康市上山文化遗址群发掘2000平方米。

当前，首个发掘地点长田遗址已在2022年10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入驻发掘；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同意湖西遗址考古发掘，目前相关考古发掘工作都在有序进行中。

做好价值提炼 高标准开展申遗文本编制工作

2021年，上山遗址入选了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浙江省也已明确提出要“推进上山文化申遗”。近年来，上山文化各遗址地县市将以申遗为总目标，坚持“大上山”的理念，进一步加强考古研究，做好遗产价值提炼，全力做好上山文化遗址保护申遗工作，永康市更是一直走在申

遗前列。

2022年5月，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开展《湖西遗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编制工作，目前《湖西遗址申遗预备名单》文本初稿已编制完成。同时，6月正式启动《永康市上山文化遗址群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8月启动《湖西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目前这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庙山遗址、湖西遗址、太婆山遗址已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上山文化遗址“应保尽保”的原则，目前长田遗址、麓山遗址已被公布为永康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

营造良好氛围 不断提升上山文化知名度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上山文化，推动上山文化传承创新，今年1月，由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稻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正式与公众见面。展览为期3个月，分为“那一个脚印”“那一群人”“那一粒米”“那一缕炊烟”“那一抹彩虹”“这一片土地”六大主题章节，汇集了266件（套）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极具代表性的文物，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陶器、定居村落遗迹等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文物。

走进“稻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厅，观众最先看到的是金黄色的稻穗，然后可以踏着先民们的脚印走进“远古中华第一村”，上山人耕耘土地、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图景展现于观众眼前。值得一提的是，展厅中央，透明圆形容器中陈列着一粒粒炭化的稻米，透过放大镜，可以看清它的样子。这些炭化稻米来自上山文化早期，距今已有上万年。可以说，一粒小小的稻米，串联着上古文明与现代文明。此外，带有神秘的纹饰图案的陶器也是展厅的一大亮点。从朴拙的大口盆到精美的彩陶壶，展览清晰展示了上山文化不同时期陶器风格的演变。这些陶器伴随着上山人的物质生活，也烙印下上山人的精神世界。

业内专家认为，上山文化遗址群是继良渚古城遗址之后可以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又一重要文化遗产，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文化发展史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永康上山文化遗址数量较多，希望未来能在上山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中贡献更多力量。

上山，一直在路上。接下来，永康将加挖掘上山文化，科学保护文化遗产，推进文化基因解码，提升“文化润康”城市魅力。同时，组织诗词楹联学会、作协开展上山文化创作采风活动，组织开展上山文化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上山文化的知名度，营造良好的保护和申遗氛围。

本陈列改造而言,哪些馆藏承载的“科学叙事”信息量、社会教育价值量最大,哪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最多且最具代表性,哪些展品最能赢得观众的价值认可与情感认同,以怎样的文本描述展品最能触及观众的灵魂、激发观众的观展热情,关乎基本陈列改造成败得失,是内容设计人员在其尚处于“纸面阶段”即需思考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

坚持呼应原则： 陈列语言是否深入揭示展示主题

陈列语言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形特性和对基本陈列逻辑关系与展品整体走向进行深层建构的演绎功能。陈列语言是一种揭示陈列内容、勾连展品逻辑的工作方法,清晰的陈列语言往往体现在展品之间的起承转合与相互关照上,犹如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了陈列的主体框架。

科学家纪念馆陈列语言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生平叙事。生平是对人物生命轨迹的文本归纳,是人物事迹和精神呈现的基础。科学家生平叙事既有其他先进人物生平叙事的一般特征,也有体现其职业特色与人物个性的个体特性。这种个体特性包括其所从事职业的专业性,以及其在学术成长、专业造诣、学术思想等方面无人能及的独特性。二是科学叙事。需以科学家为主体,以科学家参与的重大科技活动为客体,以科学家在重大科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做出的贡献及社会影响为陈列语言输出形式,实现陈列的信息传达与价值传输目标相一致。三是精神叙事。包括科学家纪念馆在内的任何人物类纪念馆,相比以物为展示对象的博物馆而言,精神叙事是其主要社会功能。科学家纪念馆在基本陈列改造过程中,要严密组织、有效利用、充分发挥陈列语言“谋篇布局”中的作用,深入揭示人物事迹的先进性、人物精神的崇高性、人物价值的示范性,引领观众敬仰榜样、见贤思齐,将观展过程中获得的陈列知识及其对人物形象的个体建构内化为自我激励的精神动能,做到设计初衷与陈列主题的呼

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邹广阳系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胜境街道胜境居委会居民。每逢清明或子女返乡，邹广阳、邹广周两兄弟总会扶老携幼，沿着前人用双脚与镰刀开辟出的山间泥泞小路前行，到红军坟前看护巡视及祭扫。

父亲的遗愿

打走路记事开始，每年的清明、除夕，父亲邹学孔都会带着邹广阳、邹广周两兄弟到红军坟墓前祭奠。两兄弟至今都清晰地记得父亲惋惜的神情和不经意间冒出的“应该学他，参加红军干革命”的话语。父亲的只言片语，他们记在了心里。但这座红军墓与自家有什么渊源？一直是一个秘密，每次将这个问题抛给父亲，父亲总会避而不谈。寒来暑往，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就是父亲每年准时带着他们去给这位红军烈士扫墓。“谜底”的揭晓在1983年，这年正月三十，75岁的邹学孔病危，老人知道，“再不说，自己就要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了。”病榻前，邹学孔同儿女讲起了过往。

“牺牲的红军烈士名叫赵文荣，是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六军团的，1936年3月在云南省富源县东门桥战斗中负伤。”亲眼目睹了红军在盘县（今盘州市）打土豪分田地，铲除贪官污吏等义勇之举的邹学孔，深知以当时自己的身份，一旦收留红军伤员的事情暴露，恐怕危及的不仅仅是自家人的生命，还会连累许多亲人。但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接赵文荣到家里养伤，为医治和保护好这位年轻的小红军，邹学孔假借远方亲戚做生意半道上被土匪打伤之名，或明或暗请来十里八乡有口皆碑的土郎中为其问诊，跋涉群山去林深处采草药，杀自家养的鸡、取母鸡刚下的鸡蛋给赵文荣补身子，但赵文荣因伤势严重，加上缺血少药，经抢救无效牺牲，那时还不满20岁。

在那个特殊时期，邹学孔悄悄买了一口杉木棺材，寻了家对面一处名为凹子园的荒山，在夜色中偷偷将他下葬，并立下誓言，为其一生守墓。新中国成立前，邹学孔只敢只身一人偷偷摸摸去山上巡护。新中国成立后，去的次数多了起来，他还立了块青石墓碑，手书墓志。那些年，种地或赶集回来，他都要到坟前看看，除除杂草。因红军坟所处位置较低，逢下大雨，为防水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邹学孔都要叫上全家拿着锄头、铁锹去排水。

“没有医治好他，是我一生的遗憾。”临终前，老人郑重交代两兄弟：“红军替我们打下江山，他们的墓就是咱们家的墓！我走了后，你们每年都要先去给他扫墓，再来祭奠我们。”“父亲这一生没留下家财，只留下这一道遗嘱，看护红军烈士墓，是我们全家的责任，更是骄傲。”与新中国同龄，见证沧桑巨变的老人邹广阳言辞恳切，句句真诚。就此，扶老携幼，带上镰刀、扫把等，去青山丛林间祭奠英烈在邹家相沿成习。



先祭英烈 再祭祖宗

时近年关，邹广阳一大早就忙碌起来：洗干净抹布，整理香蜡纸烛，准备水果糕点。兄弟二人要带着长年在外打工的后辈去巡护红军墓，并进行祭扫，1987年来，一家人从未间断去巡护这一“特殊”的墓。

“看护这位红军烈士墓，是我们的家事。”一边用抹布擦拭墓碑，邹广阳一边动情地说。在他家，从父辈就传下来的“家规”——每年清明、春节等重要节日，先祭英烈，再拜祖宗。每月不低于一次的看护，除草。这条“家规”，邹广阳、邹广周两兄弟子孙五代一守就是87年。他们并非职业文物看护人，却因当年的一句承诺，冬去春来，代代相承，岁岁看护祭扫，用坚守诠释着对英烈的敬仰。

子孙的沿袭

接过父辈的“接力棒”，邹广阳、邹广周继承父亲的遗愿，几十年如一日诚心诚意地为红军烈士赵文荣守墓。除草、培土、鞠躬，虽年事已高，但每年依然会风雨无阻地，带着一家老小，带上自家做的伙食，清理杂草，延续着这份守墓情怀。

每年，兄弟二人也会效仿父亲在世时一样，在墓前同烈士“对话”，既讲给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听，让他能听到现在生活多么好，他的牺牲没有白费；也是讲给满堂儿孙听，希望他们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奋斗。

逢年过节，坟前祭奠；每月不低于一次的看护，这是根植于内心的习惯。平时农忙，不能常去坟前时，兄弟二人常会站在自家的院坝头，眺望家对面山上红军坟新动向。

一次托付 世代守望

邹家的第三代邹中文、邹树生常年在外出工，但每年清明一定回来参与祭扫。第四代邹帮友是从小听着赵文荣烈士的故事长大的，在父辈的影响下，年轻人一直默默沿袭着“家规”，不管在多远的地方打工，一回来，他都会第一时间去红军烈士墓前。“这是我们的家事，每一代都不能缺席。”而今，年仅8岁的第五代邹皓轩在父辈的牵拉之下，行走于这条一家五人用脚踏出来的村间小道，步伐愈加坚定。如今，岁月走过87载，赵文荣与邹学孔已成故事中人，但邹家人的后代，却在坚持着、传承着守护红军坟的初心与情怀。

科学家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的底层逻辑

汪长明

科学家纪念馆是以科学家为展示对象,以科学家生平事迹、精神品质、学术思想等为展示内容的人物类纪念馆重要子类。科学家纪念馆基本陈列涉及大量科学技术内容,技术指标要求更高,技术迭代周期更短,因而经过长周期运营后,通过选择性改造的形式,及时引入博物馆基本陈列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将最具馆藏代表性和陈列语言阐释力的藏品充实到基本陈列中,同时替换或淘汰部分展示功能弱化乃至丧失,以及陈列承载力不够的展品,既是科学家纪念馆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公众文化需求、提升公众参观体验、更好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外在动因。

受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同步驱动,科学家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受专业标准、行业规范、政治原则等多重因素影响,应以陈列内容、展示手段之量变促陈列品质、展示效果之质变,在改陈大纲、展品遴选、陈列语言、视听文本四个方面共同发力,既在内容设计上做到改头换面,也在形式设计上做到耳目一新,实现以改造促质量提升、以改造促功能拓展、以改造促事业发展的初衷。

坚持还原原则： 改陈大纲是否准确反映人物实貌

脚本是陈列的基础,大纲是陈列的母本,展品是陈列的生命。陈列语言是否通畅,根源在大纲,而大纲逻辑是否清晰,关键在脚本。从根本上讲,展品是实现“脚本—大纲—陈列”三者线性转化的物化形式与物质形态。一般而言,基本陈列改造包括颠覆性改造(俗称“大改”)和修复性改造(俗称“小改”)两种形式。前者主要依托原始建筑空间,在保持展示地址和展示对象不变的前提下,对陈列内容进行颠覆性调整,即从脚本、大纲到展品等进行二次创作与重新组合,属于宏观、整体改造;后者则在保持基本陈列整体框架、原始样貌基本不变前提下,对内容进行细节性调整,属于微观、局部改造。

无论原始陈列,还是改造后的陈列,均应准

确反映展示对象生平轨迹、社会活动、精神品质等各方面真实样貌,即最大限度发挥陈列对人物的还原功能,实现从物到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逆向转化。所谓见物见人见精神,见物在先,人故物在;见人其次,物中有人;精神自在,睹物思人。对此,颠覆性改造虽然无论工作难度还是工作量都比修复性改造要大,但就改造效果而言,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在于颠覆性改造存在在一个基本前提,即整体推翻原始陈列,从而在源头上摆脱原始框架和体系对内容设计人员在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上的羁绊与束缚。反观修复性改陈,同样地,一个基本前提是保持原始陈列的整体框架不变,只在局部对展品进行有限调整。如果内容设计人员前期未参与原始陈列脚本与大纲编研工作,或内容设计能力存在欠缺,此类改陈往往很容易出现移花接木、前后脱节、东拼西凑现象,导致展品逻辑杂乱无章、陈列叙事不知所云、人物镜像支离破碎。

坚持质量原则： 重组展品是否有效提升展览品质

无论哪一行业,质量线即生命线。展品质量选择与控制是基本陈列改造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质量保障的改陈难免出现本末倒置与资源浪费。博物馆展品以馆藏(藏品)为基础,走出“深闺”,直面公众、服务社会,属于最具代表性、最能“说话”的亮点馆藏。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无论展品还是藏品,因其在本质上具有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唯一性,并非基于“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而是基于以物为中心的知识揭示,因而其质量保障更多来自参与基本陈列改造的内容设计人员的研究、甄别与遴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形式,对其进行质量评估与测量。

毫无疑问,展品质量与展览品质存在正相关,只有将“亮点”最突出(视觉效果好)、“看点”最多(内容承载力强)、最能呼应观众认知与需求(社会认可度高)的展品呈现在观众面前,基本陈列改造才有可靠的质量保障。就科学家纪念馆基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应,与观众认知的契合。

坚持效能原则： 视听文本是否切实实现升级目标

效能原则是检视科学家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实际效果的终极尺度,是实现基本陈列改造提质升级目标的唯一标准。这种尺度和标准物化于展示内容和展示形式,外化于基本陈列实现信息传达的视听文本,内化为观众对陈列的反馈与响应。展品是策展人和观众之间信息互通的桥梁。好的陈列无需依赖讲解员讲解,而是首先能让展品“说话”,接受观众的欣赏与评说。而让展品“能说会道”的根本要求首先在于展品品质,自带“能量”的展品无需信息铺陈,此“物”无声胜有声,自能赢得观众的积极响应;其次,具有简练精当的文本阐释,以说明的形式对展品进行内涵析出。

实践中,集视觉美感、信息呈现与叙事功能于一身,真正能够“自主发热”的展品少之又少,不具有普及性和可复制性,因而文字说明成为与展品相呼应的标准配置。说明是展品的“商标”,在不同的编研人员笔下呈现不同的样貌。好的展

品说明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很强穿透力,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干净利落中渗透万语千言;差的展品说明拖泥带水、松松垮垮,有的甚至离谱跑调、顾左右而言他。

白纸黑字笔头功,作为展品阐释者和信息输出者,执笔人员应对展品心怀敬畏,在文本选择与创作过程中千锤百炼、精敲细打,不放过任何一个文字上通过自我否定、自我修正使展品信息臻于至善的机会,尽最大限度和可能将基本陈列可能的“文字故障”消除在纸面。这对整个博物馆行业而言既是一门基础课,也是一门必修课,是文博从业人员一项基本技能要求。

钱学森图书馆作为国家级科学家纪念馆,连续三年蝉联上海市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指数高校博物馆榜首,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博物馆和人物类纪念馆中具有很高影响力和很强代表性。目前,结合开馆以来在藏品征集、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积累与经验总结,坚持科学家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的底层逻辑,正在对馆内“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基本陈列进行整体改造,争取以全新改陈面貌和最佳展示效果回馈社会的支持和期待。

八十七年坚守 只为心中信念——记文物守护人邹广阳